

A. Maurois 著
李唯建 譯

維多利亞
時代

英
宮
外
史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六七號

亞多利
時代英 宮外史 (全一册)

◎ 定價 銀 一 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著者

A. Maurois

譯者

李 唯 建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

目錄

第一篇

一	兩個時代	一
二	學校	七
三	花花公子和教士	一七
四	生意	二七
五	隱居	四一
六	巡遊聖地	五〇
七	主義	五八
八	倫敦被征服	六六

九 中立派	七七
十 女人	八五
十一 一黨的徽章	九三
十二 國會議員	一〇〇

第二篇

一 初次演說	一一三
二 結婚	一二五
三 瑪麗安	一三七
四 可敬的爵士	一四五
五 少年英國	一五九
六 橡樹和蘆葦	一六八

七	領袖	一八八
八	阻礙	一九七
九	格萊斯敦君的殘忍的職務	二〇八
十	影	二一六
十一	油滑竿柱的頂端	二二八

第三篇

一	女王	二三七
二	哀悼	二四七
三	一羣祖母	二五九
四	首領	二六六
五	活動	二七五

六	殘忍行爲	二八六
七	戰?	二九四
八	柏林會議	三〇五
九	阿富汗人，竺鹿人，水災	三一五
十	外界	三二四
十一	『他最愛的花』	三三四

維多利亞時代 英宮外史

一 兩個時代

一二九〇年，在衆聖節的那天，國王愛德華一世把所有的猶太人都驅出了英國。以前，這些猶太人在英國曾被寬容過，但那是在十字軍的時期；那時僧道們在每個村中傳教，且攻擊異教徒；而人們正也要求十字軍之來臨。當時大約有一萬六千猶太人離開英國。英王堅持要他們平平和和的走開，不許有一點兒的騷擾，這個命令可說是大部份被遵照了；唯一的例外，便是一位船長，他在一個爲海所環抱的沙灘上，迫令乘客下船，命令他們『求救於摩西！』便啓錨了。大約十二個猶太人因之遭了溺斃，但船長也被絞死了。

從波濤與水手們那裏的逃難者，在法蘭西又找着了安身之處，但是也沒有住上多久。一三〇六年，國王費利普綽號公平者，因困於經濟，才決定將猶太人的財貨充公，將他們驅回西

班牙在西班牙，他們嚐到了兩百年的和平生活，但此後他們都棄邪歸正，似乎這不幸的民族不能再移殖他處，最後就快要絕跡了。但是這些被虐待者，同時又受他國的歡迎。正當西班牙拒絕猶太人入境時，威匿士、安士特丹，與法蘭西諸共和國却又來歡迎他們。即使在英國，當「改革」時期，人們因誦讀聖經之故，對於猶太人也漸漸產生了一種非常同情的現象。清教徒且僭用着猶太的名稱，並且正搜尋着已經滅跡的種族。一六四九年費爾法克斯爵士上了個呈文請求批准以色列民族之歸來。克母威爾表示贊同，查爾士二世最後批准了。因之大約十七世紀末葉，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猶太人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小團體。這團體包容許多家族，例如維拉、雷兒、麥丁納、拉納諸族，都在沙拉生朝代封爲貴族的，他們輕視波蘭與立秀安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在哥色客種族未興之前就向着西方發展——而不許像這樣任何俚俗的人民，加入他們的聚會。

一七四八年，這個倫敦的猶太集會目睹一位由意大利來的猶太少年，此人名彭加名伊士雷里或狄士雷里；他來自費拉拉的聖陀地方，最初他曾到威匿士找出路，是由於自信在一

個較新進較繁華的地方，更能成功。他初步的事業很艱難，他沉思過，絕望過，似乎將要被毀滅；但是因為他續弦的妻子，帶來了維拉雷兒的血統和相當的嫁奩，才得入證券交易所，後來積得很豐富的財產。

他是快樂而放縱的人，在倫敦郊外佈置了一個意大利式的花園，請客人吃烹調最佳的通心粉，飯後便拿起曼陀林琴唱一首短歌。歌裏有威匿士豪放的音節，壓下了英國人的低語。他的音調有一種圖畫般的魔力；從他說話的音浪裏，人們可以在倫敦城憂抑的雲霧後瞥見金色的聖馬克宮，並能窺出五顏六色的木柱，柱上繫着小艇，停船在玫瑰色的宮殿之前。

除事務而外，老狄士雷里決不和別的猶太人來往。這並非有什麼用意；因為他為人樸實，心眼好，最怕多麻煩。但他的妻子總疏遠這些猶太人；假使她是基督徒，以她的財產和美麗而論，一定能在倫敦得到最高的社會地位。但她不幸生而為猶太人，並且結婚後還得掛上一個一望而知其為猶太籍的名字。他的丈夫設法用禮物來安慰她，但也是枉然；她仍舊是頹喪，苦惱諷刺。丈夫想使她高興（也由於自己不感興趣）所以從未赴過猶太人的集會，但他的名字

却仍印在葡萄牙猶太團的會員單上，因為他為人慷慨而謹慎，所以有時也拿幾個吉利幣獻給依色烈的上帝。

★ ★ ★ ★

彭加名狄士雷里與莎拉狄士雷里生了一個獨子，名伊撒克。這兒子使他們吃了大驚。父母希望兒子成大商人，但他又蒼白，又害羞，出去散步時，總帶一本書，對於各種活動，都極端憎厭，這類怠惰引起狄士雷里夫人的諷刺。父親送些贈品給母子二人，打算調解爭端。在他看來，孩子的不快活是因缺少玩具。有一天，這兒子從家裏逃去，後來才發現他躺在一座墳上，父親緊抱着孩子，給了他一只小木馬。

十三歲時，這少年創作了一首詩。不管老狄士雷里如何仁慈，樂觀，但終於受驚了。他家裏有一個荷加什（1）所作的彫像，用意是一位詩人因窮苦而餓死於頂樓上。父母令伊撒克乘第一隻船赴一個外國通信員那裏去了，在荷蘭和法蘭西住上四年，受一位師傅的監視，而這師傅正巧是一位自由思想者，並且是法國哲學派的信徒。年輕的狄士雷里歸國時，已受了福

爾泰兒(2)的影響，滿心中愛慕着盧梭(3)他十八歲時，重回到父母家裏，穿着異樣的服裝，頭髮很長，他模仿愛彌兒(4)一倒就倒在母親懷裏，流了無量的淚；她嗤嗤的笑，顯而易見的表示不滿，勉強把頭去靠近兒子。

有一個時期，彭加名狄士雷里還抱着小小的希望，但他知道兒子正在寫一首題名為「反對使人類腐敗的商務」的長詩，他這才不再夢想這兒子能在商務方面做事，才決意讓他去自由發展。

因之，伊撒克狄士雷里選擇了一種終身不變的生活方式，他整天在英國博物院的讀書室裏，那是個可愛的地方，當時至多也不過五六人在那裏看書。他把每張紙上都塗滿讀書筆記，衣袋裏總塞滿這類紙張。他勤懇工作的目的，起初是打算著一部英國文學史。但立刻驚覺紙片不斷的增多，因之才放棄了以前的計劃，去做編纂者低賤而多方面的工作。他用文學誌異的名目，出版了一集軼事，很是成功，他終生事業便從此決定了。在三十五歲時，他娶了一位溫柔而頭腦簡單的女子，同他一樣的，也是意大利和猶太的混血兒。祇要妻子能料理家庭一

切瑣事，使他終生能致力於讀書與記筆記，他就一心一意的愛她。以後證明了這種希冀對於他所選擇的女人正合式，所以伊撒克狄士雷里的一生，果然過着極有規則的生活。早餐後他走進書房，直到喫點心時方離開一步，在那裏總是讀書記筆記。吃過點心，他到英國博物院去讀書記筆記。在回家的途中，每見一書店，輒留停些時候，到家時兩手滿抱了書，吃過茶點，又關在書房裏，一直到晚飯時，伴着當日所購的書，總是在讀書寫筆記。假如他到俱樂部，那也祇是在那裏的圖書室裏拼命的筆記。他之愛書，正如人們之愛女人，愛鴉片，或愛香烟；他覺得書是一種安慰劑，可使自己忘却了生命的苦痛。在文學界他受人尊重，並且有許多文學上成名的朋友。他為人異常溫柔，無絲毫虛榮心，所以不為人討厭。詩人拜輪常讀狄士雷里所編的小冊而感愉快，在這些冊子裏，能找出偉人們一生的軼事，厄運，或唯我主義；這些事實安慰了拜輪自己的某種惶恐。反過來說，拜輪這個名字在狄士雷里家裏也很受敬仰。關於宗教問題，伊撒克狄士雷里屬於福爾泰兒派，關於政治問題，他是一位保守黨；不過無論那種政體，祇要許可一個家道小康的人不受擾亂，而能繼續去編集文學軼事，他看來都是一樣的完美。

(1) 荷加什 Hogarth (1697—1764) 英國畫家，彫刻家。

(2) 福爾泰兒 Voltaire (1694—1778)，法國大思想家，著述宏富。

(3) 盧梭 Rousseau (1712—78) 法國哲人，提倡自由思想。

(4) 愛彌兒 Émile 這是盧梭的教育著作，主張自然的宗教，反對教會的信條。

二 學校

伊撒克狄士雷里的長子同祖父一樣，也取名爲彭加名。在他之前，還生了一個女孩叫着莎拉。自孩童時期，姐弟間就非常親密了。老狄士雷里當父親的職務，祇是偶爾開玩笑的在兒子耳朵上捏捏罷了，捏的時候，露出書呆子所有的笨拙。狄士雷里夫人天生就易受驚，易昏亂，又佩服又訝異的聽着她早熟的兒女們的談話。她想使他們的髮髻曲，但總是失敗。他們崇拜她，可從未把心事告訴過她。對於父親，他們很是敬慕，相信他是位大作家，喜歡他可愛的態度，但他們已明白如果要父親關心他們的一切，是絕對辦不到的。吃飯時，他們看見他出現了，斑

白的髮上戴着一頂絲絨小帽，沉默，出神似的。他們知道他老人家唯一的願望是回到書堆裏。當他因事被耽擱時，他是極端的客氣，但有時也會發怒。他同孩子們談話，並不談日常生活，所談的祇是他的工作和研究情況。他正從事寫查爾士史秋瓦傳，歡喜對孩子們解釋這位漂亮的騎士國王，全不是一位暴君，而是一位殉道者。崇拜史秋瓦的家族，憎恨清教徒。這是狄士雷里全家唯一的信條。

每逢禮拜日，全家步行去看望祖父母，路途遙遠，似乎老是走不完，令人疲乏，等到目的地時，就看見那脾氣壞的老祖母，她捏捏孩子們的額，嚴峻的糾正她們的舉止，從來不給他們一塊點心。但是有祖父來填補這個缺憾，他給他們一塊錢幣，彈彈曼陀林琴，講些關於意大利的事給孩子們聽。小小的彭歡喜這些故事，尤其愛聽威匿士地方的故事。他常喜歡幻想那個城市的房屋全是用石頭建築的房頂蓋滿了黃金色的瓦。祖父說這家人曾在意大利住過很久；再以前，當費丁蘭和依薩伯拉朝代，他們住在西班牙。提到意大利，就聯想起土耳其人；提到西班牙，就聯想起摩爾人。當彭歡喜想起祖父的曼陀林琴和通心粉時，也聯想到頭巾，織着可愛的顏

色的背心，和富麗多日光的地方。有時他躺在意大利式的花園裏的一棵樹下做夢。他想像些異樣燦爛的景色，在蔭處。他遇着一位絕色的人，一位他救了性命的英國年輕武士，一位他曾傾吐過心懷的公主。這三人在森林中迷了途，夜色正下降，他的同伴們都怕起來了。於是彭來指揮，因為在他這種夢想裏，總是他來當領導，總是他得着勝利。

他很小就進了學校，最初到一位羅培女士那裏，過後受牧師約翰伯提干里的管理，在這可敬的家庭裏，牧師的女兒對於家中『道德與襯衣的問題，都得兼管』。他在那裏才察覺一件驚人的事實：他的宗教和種族都與別人迥異。這可難於了解了。但是彭所住的那所紅磚砌的房子（希臘式的走廊，三個階梯，小小的欄杆緣着側道）無疑的是一所英國式住宅。他父親戴着黑絲絨的小帽，刮得乾淨而微紅的面孔，和正確動聽的語言，自然是一位英國作家。自小就學習讀英文書，使他安眠的搖籃歌全是英文，但在這學校裏，他才覺得他與別人不同。他是猶太人，同伴中祇有一個同他一樣，其餘都不是猶太人。多麼神秘！猶太人，他們是聖經裏所講到的民族，他們越過紅海，在巴比倫度囚犯生活，建築了耶魯撒倫的廟宇。他跟他們有什麼

麼關係？早晨，當全班學生跪下做禱告時，彭和另一名色基亞的小猶太人不得不走到另一邊站着。一位猶太教師每週來教他們猶太文一次，這是一種不易了解的文字，從後面寫起，字母像蝸牛的頭。年少的狄士雷里知道這類辦法使他不能參加一個神奇的團體，並且在先生和同學們心目中，這兩個小猶太人，總有點被人嘲笑。這使他痛苦，他是驕傲，他願在各方面都被人敬慕；當他們扮馬玩的時候，他決不願當被加以馬具的那一匹馬。但是他最痛苦的，還是因為不喜歡色基亞。就這樣同一個低能的傢伙鏈鎖在一起嗎？這的是可恨。彭所接近的孩子都有黃髮和碧睛，他同他們在一處却頗能耐心。有一個名爵恩的孩童是醫生的兒子，在遊戲時間，彭慣於對他講些盜賊和山穴的故事，一面用鉛筆很快的作圖來解釋。有時彭得到一冊新書，年少的爵恩走來坐在旁邊，一同讀着；但是爵恩還只讀到一頁的中段時，彭已經一下就看完，正預備翻另一頁了。他讀得太多，從父親嘴裏聽過許多關於書的智識，所以心中的字句記得很廣，一本難讀的書不能為難他。小爵恩嘆息了，趕快讀下去。於是彭加名猜到他朋友的難過，微微笑着，很仁慈的說道：「我能等等你。」

晚上，在書房裏，莎拉同彭時常談到關於猶太人與基督徒這個怪問題，爲什麼因爲種族的關係，他們似乎被人呵責，而這種族既非他們自己選定的，又非他們能力所能支配的？當他們去請求父親解釋這個謎時，伊撒克狄士雷里是福爾泰兒的信徒，祇聳聳肩罷了。那全無意思，迷信。而他自己，並不以是猶太人爲恥，反而驕傲的談起這個民族的歷史。但他以爲在這個理智的時代，還要保持幾千年前亞拉伯遊牧時代的儀式和信條，這真是件非常可笑的事。同他父親一樣，並且使他愉快，他的名字仍然刊於猶太人會單上，照例繳納會費。欲避免爭論，因這爭論或能使他失掉幾點鐘的讀書時間，他甚至於特許這位猶太教師來教他兒子的猶太文。但他不信什麼教條，也不實行什麼儀式。

除了上述的這種態度，（也許就是因爲他有這種態度）所以在一八一三年的某日，他得到一個消息，就是敦倫的猶太人因慕他的文名，而推他當教會會長，他激怒了，便寫封猛烈的信給這些猶太人：

★
★
★
★